

年纪一岁一岁地大上去,坏习惯呢,一件一件地添上身。

比如,这两年,我开始变得,对人的灵魂,一点兴趣都没有了。这件事情,说得轻松一点,算是没心没肺;往深里细究,那真是怪那个的。

然而,我是真的对灵魂兴味索然了。倘若熟人老友的灵魂,那玩意儿有几斤几两重,半辈子混下来,早就掂量了复掂量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倘若陌生人的灵魂,老天,别人家的器官,重量尺码,犹如别人家怀里的钱包,丰俭厚薄,跟我有什么相干?

鲁迅那样子的伟人,研究灵魂的极品国手,不光给一个两个灵魂秤重量,还挽起袖子给整个民族秤,这样子的人太霸主,一百年出一个就差不多了。

相比灵魂,现在是更乐意看见身体,跟身体打交道,比跟灵魂打交道,省心多了。

很乐意邂逅彪悍的身体,杀气腾腾那种。darling,这一流派的身体,是不是久违了?至少十年不遇了吧。看哪里哪里抓了大贪官,总是令我浮想联翩,想象那是个杀人如麻血盆大口的土匪。可惜,九成九的大贪官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十分令我失望,这是个连坏人都没种的时代。放眼望过去,尽是一些小吏的虚薄身子,不是白胖就是黄胖,谢顶三分至七分不等,眼小如豆,牙黑如麻,一开口,嗓音粗粝,浊音滚滚。搁到从前,这种资质,守夜看门都勉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今连这种不入流的人渣,竟亦能做成罪行豪阔的大犯人。

亦乐意邂逅微乳细骨的女子。我的偏见,女人全部的美好,好在一幅细致骨骼,优质DNA,以及无限教养无数铜钿,才堆出来这幅血与肉。这种身体,如今亦是少见又少见。一部《红楼梦》,最高美学典范林黛玉,堪称微乳细骨的永世典范。宝钗湘云,淑华雍容自不必说,论到品流,终究完败给林妹妹。顺便写一笔横的,十分搞笑的是,至今流传最深远,版本最经典的影视《红楼梦》,竟是绍兴戏,曹雪芹大概打死也不会想到,他呕心沥血的杰作,竟以如此乡土气息浓重的方式,流芳半个世纪。戏里面,林黛玉细声细气以绍兴闲话吟唱的本质洁来还洁去,不好意思,我每听,都彻底笑垮。

我的闺蜜画家曹晓明,书香

门第的美妇人,一向美美的美美的,而伊近年,开始说是不再染发了,因为老公头发渐白,太太亦陪着一起灰一起白。这对贤伉俪,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建筑家,对身体美,有本能的品格追求。这亦是,我近年听过的,最恩爱的闲话了。

身体美好,谢谢身体,让我们跟身体,好好相见,好好相处。

诗歌口香糖

无题(404) ◆ 严力

➡ 外星人从来没签收过人类的好奇所以令我们更加好奇

➡ 钢铁是炼出来的魔术也是练出来的而愚昧什么也不用练它生来就知道如何用无知去解决一切

➡ 我在下乡劳动时因拔除杂草而引起的腰酸背痛曾向医生申请直接往腰上喷洒农药

➡ 理想主义对市场经济更为敏感因为维持费越来越贵这些年它甚至减少了出行

美食需要说法

还记得小时候听过的叫卖声吗?我记得比较深的是卖鸡公榄。卖榄人用竹篾与硬纸做成一只空心大公鸡,长近1.8米,从鸡头到鸡身,是红红黄黄花纹,就像公鸡的羽毛,鸡身中间有个空位,卖榄人就钻进去,站在当中,用肩绳把鸡外壳背起来,彩公鸡就夹在他的腰间。他腾出手拿着唢呐凑到嘴边,吹起“鸡公调”：“的的打,的的打,鸡公榄,有辣有不辣,一分钱两个榄……”这滑稽的唢呐声,顿时引来一群孩子,这下他叫得更欢了。很快,一篮鸡公榄就卖光了。童年是什么?就是很多款小吃堆叠在一起的味道。小吃,是最草根的美食。每款小吃都由一方风俗育成。家乡风味小吃像血液一样,维系着我们最美

河的第一条岸

1958年8月,美国读者像以往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古巴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身躯高大魁梧、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酷派大众偶像的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少校。1958年8月中旬,起义军总司令卡斯特罗制定了彻底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暴政的总攻计划,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军事冒险。因为当时起义军名之为军,却只有几百名装备很差的战士(当然了,这和1956年卡斯特罗古巴登陆的81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巴蒂斯塔这位暴君手下,还有两万名士兵、半打左右的特务、几亿美元的资本和飞机大

前几天在江阴路那栋石库门老宅私房菜馆里,陆康与杨志明喟叹:40多年前,两人就在这条马路上一一起工作,玩笑,读《菜根谭》,共同在逆境中憧憬未来。当时杨志明每晚必去原上海图书馆看书,直至闭馆。人间有味是清欢,当时情境,虽清淡简朴,却咀嚼有味。时有穷通,地有广隘,位有荣辱,大半生浮沉冷暖,很多已是浮云,我不晓得杨志明是否喜欢宫崎骏的作品,但确信他定会欣赏后者的一句话:我不知将去向何方,但我已在路上。数年前的饭局上,我认识了杨志明。当时他的身份是印石收藏鉴赏家、印纽篆刻家。他儒雅谦恭,纯然安静客气,倾听对方言谈时凝神屏息,频频颌首,着实不高冷,拿出来的印石却极有层次。据说早年他与民国文人交往颇多,也因此获得满腹旧上海文艺掌故。杨志明最初学艺是从刻印纽开始的,是陈巨来的御用印纽雕刻师之一,刘旦宅曾为他题“二杨并举”的匾额,等于把他与康熙年间的寿山石雕艺人杨玉璇并列,但他从不以此对外自夸。这些年杨志明独辟蹊径,篆刻佛像印、人像印、生肖印、紫砂壶……境由心造,他的作品清丽舒畅,笔笔见意,步步有戏,在虚实求索中体现温厚深沉的文胆诗心,拍卖行情稳健强势,且季季走高。他著述颇丰,有老上海掌故作家风

韵,有分寸而不拘束,平和与坚韧,智慧与志趣都落在了笔端。虽非艺术世家出身,可先天赋悟性与良师益友的滋养以及自身的苦诣经营,使他终于成为业内精英。然而他却谦逊低调如初。他常说自己最大的幸运是得遇知音兼导师陆康,那是个将生命大道与世俗智慧都丈量、摆渡得极精密的人,有大乾坤大意思在里面。两人共同之处在于一生无改于其赤子之心,才华努力慷慨和善意,都毫无声张,令人动容,半个多世纪激荡如昨,到底使他们成功了。王阳明的理论是:人须在事上磨,磨到位了,就强大了。他们的强大在于找到了自己的“道”,不模仿他人模式。循着道,看到纷纭表象后的脉络并随之推行未来走向。随时取舍,顺势而为,面对变,维持“定”的状态,以此接近生命的自主和心的自由,我想这大概是他们的哲学体系。杨志明是50后,以他的年龄和所经历的复杂时代,他做人的难度正是对他情商的考验。能时时享受清欢,体会万物刹那间的诗意,可见强大也是某种柔软,是温厚对待他人、世界甚至挫折的能力。在城西点缀着盆景紫砂石斛清供的公寓里,他以赏味心态顺应高低起伏的生命曲线,以此刻的觉知感受着空气的清冽、蔬肉的鲜美与岁月的情动,这未尝不是于红尘中修禅。

寻小吃是一趟怀旧之旅

◆ 钟洁玲

好的记忆。我们的味蕾,就是在它的喂养下长成的。任时光流逝,任我们漂泊四方,那些流传百年的民间小吃,就像城南旧事,一想起它们,我们的心忽然之间就柔软起来,难以割舍,无法释怀。见诸文字的小吃品种,三千多年前就有了。不过,“小吃”这个词,却是宋代才出现的。它出现在一本名为《能改斋漫录》的书里,里面有一句是:“世俗例,以早晨小吃为点心。”发展至今天,小吃已非用于果腹充饥,它还能给人提供艺术欣赏和美的享受,成为一种风俗印记。小吃最初是由小贩在家里做好,再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才卖开了的。后来部分小贩改用了手推车,再后来是脚踏车,然后就是路边流动的摊档,再后来也登堂入

时代的完人

◆ 河西

炮,但是有时候,革命的会计学自有一套非凡的数学公式,可以让劣势变成优势。卡斯特罗任命不怕死的格瓦拉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城乡一切起义部队司令”,格瓦拉接到命令后,立即将他在米纳弗里奥山村游击学校毕业生作为新鲜血液调来充实部队,他在对这支部队讲话时说:“凡是害怕飞机的绵羊,我一概不要!”到1959年元旦的时候,只有监狱、几座兵营和郊区的机场还在敌人手中,12月31日,政府军方面向总统汇报,军队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首都哈瓦那危在旦夕。万般无奈之下,巴蒂斯塔塔起铺盖,登上了逃亡的飞机。写出《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的威廉·H.布兰察德认为,正是格瓦拉的死让他

成为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圣徒。1977年,美国作家杰伊·坎特写出了长达65万字的长篇小说《切·格瓦拉之死》,试图进入格瓦拉迷一般的世界,却将历史赋予了更多的传奇性,书中的一位战友这样评价格瓦拉:“他有着无穷的正直……在这种正直面前,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冰冻。”他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的肋骨,“我们时代的完人”(萨特语)。回顾古巴革命的历程,就不能忘记这位怀揣着光荣、梦想、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游击战士。比如:格瓦拉。

室,把流动摊档固定了下来,成为街边店。这是它的生长形态。小吃不需复杂的材料,它平易近人,价格亲民。但要把小吃做好,也得有技巧,而且非常考功夫,它是粗料精做的范例。从前的街头小贩,如果没有几招绝活,又怎可行行走江湖?前年南国书香节,“寻味广东丛书”首次发布,我邀请了《百年老店》的作者龚伯洪、《靠山吃山》的作者饶原生到现场表演老广州的街头叫卖声,引起读者一阵阵狂欢。最可乐的是模仿卖卤味的小贩,当年的孩子是这样取乐的。还有,街上卖热蔗的明明叫着“热蔗,热蔗”,听者会据其粤语谐音调侃:“热蔗,易借?谁说借钱容易?问人借钱不易呀!”——真逗。

挖耳朵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总是想得太多

西岸氧吧 ◆ 戴蓉

这两年,只要到崇明,都会和好友去趟西岸氧吧。这个休闲农庄,有着极美的园子。去年春天,我在那里看了芍药、蔷薇、黄菖蒲、木香、紫薇……今夏再去,又有不少惊喜。总觉得这个季节的花店,花卉的品种似乎略嫌单调,到了园子里才发觉原来夏天的风头都被地被植物占尽了。山桃草的花形不大,却几乎把半条石径的周围都包揽了。铁线莲攀在白色的架子上,花瓣落了银色的花丝仍在。墙角数棵深蓝鼠尾草,蓝得耀目有光。天竺葵和石榴都开红花,只是天竺葵是伞形花,石榴花却是钟形的,开得像一团手心里松开了的红丝帕。粉花绣线菊柔美耐看,细小的花蕾一簇簇直立在枝头。雪白的络石花形状如风车,细看又像旋转的“万”字。

银灰色的水果兰,在屋顶花园一圈绿色植物中起着很好的调色作用。穗花牡荆是我新认识的花,回家查了查,原来它的植株可以长得很大,犹如一把绿地蓝花的大伞。梨树的果子还小,青涩的葡萄已被

调皮的孩子摘了几串。凉风吹拂的屋顶花园不敢多坐,如友人所说“简直可以一直坐到天亮”。是的,藤椅下面点上一盘蚊香,就算彼此无话也可以默默地坐下去。这次去,园子里多了黄瓜和番茄架。主人让我们自己用剪刀剪了生吃。一座玻璃的透明小屋是新开的咖啡馆。园子里疯长的薄荷,随便扯几把就可以和柠檬片调成一杯清凉饮料。

主人领我们去看稻田改的荷塘、小木桥,打算用来种中草药和蔬菜的土地,露天长廊上搭着架子。想象着架子上爬满月季和紫藤的样子,突然觉得这真是一个适于举行婚礼的场所,三五知己,彼此都是爱草木的闲散之人。世界之大,果然是有缘才会相聚。园子的主人喜欢慢,把这里一点一点做成了他心里的样子。他说自己在中学里出了名的调皮。我听了暗暗感喟:听话、读书好其实并不算太难的事,因为那毕竟有章可循,由着自己的心性把日子过得踏实惬意才是成就。